



男婚女嫁之神——月老

周灌街著

7·5
69

中国神话系列之二

男婚女嫁之神——月老

周濯街 著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婚女嫁之神——月老/周濯街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5. 2

(中国神话系列)

ISBN 7-80061-580-4

I. 男…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N.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8907 号

团结出版社出版(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5 年 2 月(大 32 开)第一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千) 印张:9

ISBN 7-80061-580-4/Ia · 282

定 价: 10.50 元(平)

内 容 简 介

栀子花开叶儿连，月里嫦娥爱少年，长街市上卖枣子，个个都拣老的拈，外面皱皮里面甜。五句山歌“引”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爱情。

为什么西方人一爱便水深火热，东方人的爱却似冷水泡茶——慢慢地浓？为什么外国人大都先恋爱后结婚，中国的先祖们往往先结婚后谈恋爱？为什么在婚恋方面外国人格外强调一个情字，中国人则尤为注重缘份？难道东方爱神月下老人与西方爱神丘比特有什么不同——《男婚女嫁之神——月老》可为您释疑解惑。

《月老》以东方爱神十磨九难的人生经历为主线，通过对月老兄弟俩——天长、地久在投胎转世过程中，变男人则打光棍；变公鸡则被庵堂抓去司晨；变公驴却又因追求母驴而枉丢性命等情节的快速推进，惊心动魄地交待了月下老人为什么要让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为什么要查阅《姻缘簿》之后，再用红线系住有情男女之足才肯放心等前因后果。风趣幽默地透露了一条条男女相互求爱的秘方，耐人寻味地展示出一个个调节两性情感、活跃夫妻生活的诀窍。

——细细评品，恰似一部东方婚恋大观。

序

1991年秋,《今古传奇》编辑部在武昌举办笔会,主事者约我就“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的通俗文学”这个话题,讲一点意见。我感觉到对湖北省通俗文学创作状况了解太少,心中无底,便在开讲之前,先去会上听作者们谈各自的创作计划。其中一位作者的发言引起我的注意。他一口地道的黄梅方言,我听着甚为亲切。我的故乡是江西省九江市,与黄梅县隔长江相望,故旧中多有黄梅人。黄梅留有不少古代胜迹,现代又出了著名的学者和作家,这位作者则俨然是农村教师或农村行政官员模样,质朴中透着自信。他说,经过多年搜集,已经掌握800万字的民间故事材料,关注的中心却是民间传说的神仙。据他研究整理的结果,中国民间传说的神仙总共有12000多位。这些话,我听起来很感新鲜有趣,老实说,也多少有点将信将疑。这位立志为中国民间诸神众仙立传,使之成为系列的作家,便是周濯街先生。此后几年,我陆续收到他寄赠的作品,包括《鬼中豪杰——钟馗传》、《造字之神——仓颉》等等,果然渐成系列。捧读之后,对他创作原料之富、工作效率之高、决心毅力之强,深为钦佩。眼前的《男婚女嫁之神——月老》,又是一部新作,我愉快地接受作者之邀,写几句读后感。

从历史上看,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在漫长的世代不断地交流变迁,一个是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扩散、移入,一个是由口头向

书面转化，有时又由书面向口头转化。它们构成民族文学、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两种转化、交流都是非自觉的，是缓慢地自发地进行的，因而是零碎而不系统的，是混乱而缺少秩序的，许多地方被曲解了，许多可贵的内容失传了。在西方，100 多年以来，人文主义的文学研究家们，文化人类学的专家们和心理分析学的专家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南美、南欧、北欧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而希腊神话，经由欧洲文学以及其它文字著述，对西方和东方文化早已产生深远持续的影响。相比之下，对中国神话，中国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则要薄弱得多。在 50 年代和 80 年代，有关文化管理机构、学术团体和有志之士做了不少工作。由于我们的遗产十分丰厚，要做的事还太多。已做的工作，又主要在学术圈子以内；对于亿万百姓来说，人们数千年来共同创造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仍然主要以口头方式不自觉地在流传，在自生自灭。从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看，周濯街先生决心“努力使中国的神话逐步系统化、系列化、文学化”，当然是很有意义的民族文化建设工程。

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本来是人民创造的，应该把它集中、提炼，进行艺术加工，再还给人民。专家们搜集、整理、研究民间文学，是严谨的科学工作；周濯街先生以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为材料，写成系列文学作品，是艺术创造。两者都是繁荣、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所需要的，都会受到社会欢迎。

民间的传统中当然也总有过时的东西，落后的东西。周濯街先生是有鉴别、有选择的。但从现有作品整体看来，他是保留原貌较多、改制重塑较少。他说，他用“拍摄录像的办法去写”，只在拼接中略略加上“少量”感受。我对此深表赞赏。牵古就今、强古证今，歪曲了传统，于现实也毫无用处。传统就是传统，如果它有

一些使今人不满的成分，我们也该正视它，认识它，而不是回避。

周濯街先生的计划相当宏伟，我祝愿他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不断走向新的更高的艺术境界。

王先霈

甲戌年正月于武昌桂子山北区

情有可谅说爱神

(作者的话)

“啊！谢天谢地，丘比特之箭终于射中了我！”每当我看到热恋中的年轻人，作此感慨时，心里便不是滋味；为什么会舍近求远，置“东方爱神”——月下老人而不顾，偏要去感谢西方爱神丘比特呢？想必是由于俗称月老的东方爱神月下老人一直名不见经传，而西方爱神丘比特却早已通过文字、绘画、电影、电视等多种途径“侵入”东方之故吧？若果真如此，那么对本土文化不甚明了的青年人“错把扬州作汴州”也是情有可谅了。

由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其爱神形象也绝然不同。在西方的古代绘画、雕塑中，丘比特的形象，一直不太确定：时而塑造成一个腋下长着翅膀，肩上背着箭袋，活泼潇洒的英俊少年；时而又是个调皮捣蛋，寸纱不挂的裸体顽童。也不知是因为丘比特“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之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往往将那种可以施放爱情的神箭，随心所欲地到处发射——凡是被他用金箭射中者，便会立杆见影地生出爱情来。一下子便爱得要命，爱得发狂，爱得水深火热，爱得死去活来，爱得难解难分，恨不能合为一体。相反，若是被丘比特的铅箭射中，哪怕你正值青春焕发、血气方刚，也只能是心里永远沉甸甸的，情同止水，冷若冰霜，视异性为怪物，将追求者当作仇敌。

被金箭射中者：结婚非常迅速，喜新厌旧也来得迅猛，性开

放十分彻底——离婚率也居高不下，爱滋病迅速蔓延亦在所难免。被铅箭射中者又厌恶爱情，奉行独身主义，不要婚姻，不要家庭，也不爱子女。

东方爱神月下老人，从形象到举止，都大不一样。顾名思义，月下老人便是一位鹤发童颜，慈眉善目，颇具道骨仙风的男性老者。每当月上梢头之际，他便穿一件宽松长袍，盘腿于古松之下，借助明星皓月之光，专心致志地查阅那部名为《婚牍》的姻缘簿。查出一对便从布囊内取出赤绳一根，系住那未来夫妇之足，令其能在吉日和合，且终生不散。月老稳重而老诚，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被他系上赤绳的男女，如两家有仇，他便负责化干戈为玉帛；若云天阻隔，缩地无方，或形同陌路，素不相识，他便负责“千里姻缘一线牵”。

在匹配姻缘时，月老很少让青年人神魂颠倒，而重在让他们白头偕老；不强求夫妻间的朝朝暮暮，仅仅追求夫唱妻和百年好合；不像外国人爱得那般热烈疯狂，终年厮守，而是中国式的心心相印，天长地久；不要那西方式的只求颠龙倒凤，云雨之欢的情爱，但求那东方所独有的彼此负责相依为命的恩爱——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恩情海洋深，即为月老匹配姻缘的唯一宗旨。因此，旧时月老祠遍布全国。如果“生则建祠，死则立庙”之说无误，那么只建祠而不立庙之意应当是月老永远活在百姓心中的“物证”了。

非常不幸的是，有关专家学者认为：月下老人的赤绳与丘比特的神箭有本质区别。因为绳索的引伸义是约束或束缚，所以月老手里的“赤绳”说白了便是用来约束爱情、婚姻、家庭的红绳子。而中国人的古代“婚约”、现代“结婚证”都是那红绳子的延伸，约束的继续，夫权、家规等道德规范则是那约束的扩大。

相反，丘比特的神箭却能给人一种只需放射，不必控制、回

收的自由感。一支箭在手,想射就射,要射向谁就射向谁,真可谓酣畅淋漓,自在逍遥,没有既定程序,没有固定目标,也无既定方向,又足见这位英俊少年的漫不经心。至于神箭一经射出,造成的是善果、恶果,还是毫无结果;是喜剧、悲剧,还是悲喜掺半的悲喜剧,就更不是丘比特这位“顽童”的职责范畴——他赐给善男信女们的只有彻头彻尾的自由。

难怪乎那些认为自由的爱情高于一切,一切为了爱情的自由者们,喜爱“神箭”而不喜爱“赤绳”,欢迎丘比特而不欢迎月下老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为数不少的东方人,以月下老人的《婚牍》、赤绳,曾造成许多“恨不相逢未嫁时”的缺憾;“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的痛苦;“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悲伤为由,对月老不屑一顾,对丘比特崇拜得五体投地之际,却有一批为数众多的西方人,因不堪忍受“自由世界”的金钱、物质、情爱对人性的压抑,反倒对东方爱神“月下老人”顶礼膜拜。更有甚者,他们居然向往起东方“百年好合,天长地久”般的婚姻来,并毫不犹豫地认为以心心相印,白头偕老,夫唱妇和,家庭稳定,天伦之乐为标志的中国姻缘才是人类情感中最珍贵的东西。甚至不惜触犯忌讳地称中国式的家庭为“家庭共产主义”,岂不怪哉!面对这些一反常态的洋人,那些曾以为外国月亮最圆、最亮的国人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中国早就有了自己的爱神,我原以为月下老人,不过是俗不可耐的媒人……”

写到这里,作者不能不慎重其事地向世人宣告:月老并非婚姻中介人,而是地地道道的东方爱神。只因中国人将男恩女爱视为一种缘分,将对偶婚配视为神圣姻缘,所以月下老人又被尊为“姻缘之神”。他与雅号伐柯人、红娘、冰人的媒妁们有“人、神”之分,“天、壤”之别,至于月老姓甚名谁,何方人氏,贵庚几何,为什么或怎样成为东方爱神的?决非几句话能说得清,道得明的。这

恰恰是作者决定为月下老人立传之原因所在。

我斗胆写下了世界第一部东方爱神的传记《男婚女嫁之神——月老》。并但愿它能对那些渴望了解东方文化之神秘的人们有所帮助。也但愿这部试图展示中国人如何处理爱情、婚姻、家庭这一人类最艰难课题的著作,能让喜爱它的读者诸君,从中体味到一点爱的幸福,爱的欢乐,爱的痛苦,爱的忧伤。

引子

一把扇子两边黄，上面画的姐与郎。
郎在这边望着姐，姐在那边望着郎。
姻缘只隔纸一张。

五句山歌，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爱情。自从造物主将植物分为雌雄、动物分为公母(牡牝)、人类分为男女之后，婚姻、家庭、爱情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课题，就一直伴随着人类。它在与人类一起共同走过了由野蛮到文明、由群婚到母系制、父系制再到对偶婚配的漫长历程的同时，也一直困扰着每一个有正常理智的人。

无须讳言，爱情、婚姻、家庭和男女之间的性生活，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极为错综复杂的问题。而爱情，这个神圣的字眼，这个一直为文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永恒主题”，并非人类之天性使然，而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唯有男女合偶才是人之本能、生命之必然。因此，柳宗元在《贞符》中直言不讳地说：“维人之初，饥渴牡牝(男女)之欲，驱其内，于是乃噬禽兽，咀果谷，合偶而居。”也就是说人类是依靠以禽兽为食，茹毛饮血，食野果、谷物才得以生存，依靠本能的两性合偶才得以繁衍的。正是在这繁衍中发现了本能性合偶的缺憾，并逐步改进，不断完善其合偶方式的。

人类合偶的概念，来源于天地形成之说。我们的老祖宗们认

为：远古时代，没有天和地的概念。后来的所谓天地当时是浑然一体的，没有分开，也无形无貌。不仅无形无貌，而且广大得没有人知道它始于何处，辽阔得没有人知道其终点。由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去，那浑然一体的天地像个大鸡蛋，没有人知道什么地方是它的门径，显得混沌而杳远，奥秘而幽暗。因此，老祖宗们把那个时候称之为混沌时代。

因为天地尚未分开的混沌时代像个鸡蛋，所以最早的“混蛋”二字的本意是指尚未开化。又因为那“蛋”庞大而又笨重，所以混蛋又叫“笨蛋”。

因为蛋未煮熟以前其内部不仅是水一样的液体，而且什么也看不见，如漫漫长夜。所以混沌二字从水(氵)，液体的液字则从水从夜。

因为男女合偶来源于对天地合体或天地合抱的形象思维，所以，男女结婚时有吃“合抱蛋”的习俗。有些地方称其为“荷包蛋”，主要是在口耳相传时由于不了解其本意而谐音误传之故。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男婚女嫁之神”月下老人，也必须从混沌时代写起。

目 录

序	王先霈	(1)	
情有可谅说爱神(作者的话)		(4)	
引 子		(1)	
第一回 天父地母	喜看阴阳化万物	(1)
女柔男刚	无奈兄妹配夫妻		
第二回 天长地久	天地长久难长大	(14)
夫唱妇和	夫妇唱和不到头		
第三回 一见钟情	堪叹月圆情难圆	(28)
百年好合	可惜人乖命不乖		
第四回 变禽化兽	来生再报前世怨	
呕心沥血	至死未了双思情	(42)
第五回 恶因善缘	小丑笑赴刀山险	
疾风劲草	懒鬼重谢惩治恩	(56)
第六回 袭尼育雏	莫道家畜无情义	
说索道绳	须知做人最艰难	(71)
第七回 龙凤呈祥	一朝误解创福地	
梦月怀子	八年恩爱感苍天	(82)
第八回 老大得子	博文精心话因缘	
少小说爱	张三无意识神童	(96)
第九回 寻根究底	可怜天下父母心	
走马观花	只因轻信媒妁言	(109)
第十回 初梦无常	三世心血凝硕果	
再说姻缘	一鸣惊人话《诠真》	(121)

2 男婚女嫁之神——月老

第十一回	长因短缘 由恩至爱	潮王庙前初显灵 奈何桥上等三年	(135)
第十二回	依生托死 拨乱反正	乐和顺娘开先道 玉帝降旨撰《婚牍》	(147)
第十三回	先斩后奏 同鞋到老	月老定婚城南店 千里姻缘一线牵	(160)
第十四回	千奇百怪 猝死乍生	弱女本无分身法 佳人真情可动天	(174)
第十五回	红颜薄命 白马显灵	爱神三番救佳丽 楚人一举破天荒	(188)
第十六回	弄假成真 因祸得福	一句戏言成笑柄 三喜盈门谢仇恩	(202)
第十七回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成败得失且慢定 是非对错可凭心	(214)
第十八回	系同心结 治相思病	先结婚后谈恋爱 献秘方续白头情	(228)
第十九回	退财折灾 养汉偷人	朋友之间不使假 夫妻面前莫言真	(241)
第二十回	红线难续 祠堂重修	应怜寡妇断指恨 好叫月老尽爱心	(255)
尾 声	(268)
后 记	(270)

第一回

天父地母 喜看阴阳化万物
女柔男刚 无奈兄妹配夫妻

混沌时代虽然没有天地，却有阴阳二神自然生成于其间。年长月久，阴阳二神分别化生为两种自然元气，日积月累元气越来越多——这也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体，互益互补，生化不已，日益滋盛的情形一直持续了数十万年，才开始彼此分离。

清阳之气轻薄分散，徐徐升高上升为天；重浊之气呆凝滞重，慢慢下降沉积为地。因清阳之气既轻且薄，容易聚集，重浊之气且滞且呆，不易凝合，所以天先成而地后定。阴阳分开天地固定之后，东南西北四方也就有了，有了四方的概念，八极的方位也就应运而生了。

道家把混沌时代称为“太极”，把阴阳分开天地初定称之为“两仪”；把东南西北四方称为“四象”，并在“四象”的基础上演义出“八卦”来，这八卦又叫“先天八卦”。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说，便是因此而发。如果我们再看以玄学著称的道家关于封爻来历的注释，又可以“反证”天地形成之说与道家思维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道家以为：封爻始于太极，太极又称为“无”，无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即所谓气也。先由太极之气而生两仪（即天地）。也就是由气而生阴阳，由气而生形，由形而生质——所谓“质”就是实实在在的天地了。

天地形成之后，阳神的本体又凝结成太阳，阴神的本体则凝结成太阴，也就是月亮。繁杂之气化为动物和植物，精粹之气则化为男人和女人。尽管精与粹便是纯粹的精华之意，尽管人是受日月之精华，聚天地之灵气而产生的，堪称万物之灵，但是，由于他们毕竟产生于开天辟地之初，实属尚未进化的原始人类，因此，与后来的人类相比，他们的身材还比较矮小，脑袋也不太聪明，技术还不太先进，处理问题也比较幼稚。

他们发现天在不停地转动，日、月、星辰总是由东南向西北流动不息。因此，他们觉得天不太牢固，担心它有朝一日会掉下来，将他们压死，发生天坠人亡的事故——尽管有高山、大树等擎天柱撑着，他们还是不放心。《管子·白心》上的“天莫之维，则天以坠矣”便是这种担心的文字记载。为了防止天体的坠落，便想出了一个用绳索系住天体的绝妙主意。他们用四根又粗又长的绳子，分别从东北、西南、西北、东南四个方位将天体系住。下面有不周山、昆仑山、峨眉山等八座大山作为擎天柱将天顶起来，再用绳索将它维系于天柱之上，也就万无一失了。据《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我们的老祖宗们不仅用绳子将天体固定在天柱上，而且为那四根大绳子分别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东北为报德之维，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因为天是系在四方八极的天柱上，而天柱又生在地上。所以有“目断四天垂”等诗文传世，《论衡·说日》中也有极目四望“不过十里，天地合矣”等文字记载。

人们系住天体之后，自以为从此后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原来以绳系天的仅仅是凡人中的一部分，而凡人是分成若干个群体的，他们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奇妙思维，当一部分人因为担心天会掉下来并将它系住之后，另一部分人，见天体如同一个浴罩似的将地罩得严严实实，觉得怪